

我们都是贪爱鬼投胎
曾经，穿着你送我的毛衣哭泣
此刻，在你温柔的胸膛缝补我灵魂的碎片
心中有鬼三部曲之《心怀鬼胎》
落泪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

死 了 都 要 爱

心怀鬼胎

XIN HUAI GUI TAI

我们都是贪爱鬼投胎，于是，我在下一个轮回等你。
一枚糖果·作品



心怀鬼胎

XIN HUAI GUI TAI

一枚糖果·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怀鬼胎 / 一枚糖果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

出版社,2007.4

ISBN 978-7-80673-996-9

I. 心... II. 一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1740 号

心怀鬼胎

作 者: 一枚糖果

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张亚鹏

美术编辑: 美 慧

特约编辑: 杨 柳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20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73-996-9

定 价: 2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爱情心怀鬼胎

AI QING , XIN HUAI GUI TAI

每个爱情，心怀鬼胎。

“你这样的，我守不住。”

“谁说的？我觉得你很乖。我喜欢你，真的。我喜欢吃你做的饭，和我妈做的一个味道。”

“我失业了。”

“我养你！”

“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不准消失，如果真的不见了，我就写一本书叫《寻找仙静》，这样你买书看的时候就知道我在找你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你。”

上帝让我来爱你，我的眼却看不清你离开的路。

亲爱的，我在这里，你还欠我一个拥抱。

我的心是玻璃做的，破碎了就无法弥补，可是我仍然想用我破碎的心来爱你。

爱着爱着，从此却天各一方，思念是钝刀，一天一天割着我想你的心。我支离破碎，而你在那里，真的不记得了吗，还是从此擦肩而过？

我对你的盼望已幻灭，爱逝情死，我每天教自己忘记你，煎熬仍然，折磨仍然，悲云散，孤独来。可不可以不要伤害，你太熟悉我的心。

眼泪掉下来，我等你，说爱我，等了许多年，未必迟。你走了，在缠绵的时间里消失。有风在沉寂，有爱在角落哭泣。

过去了过去了。再相逢，怕尴尬，怕心疼，怕再爱上彼此，怕再受伤。我们都不勇敢，我们都是对方脆弱的镜子，只能在黑暗中依稀记得陈年往事。

“就这样吧，再见。”叶幽把香烟用拇指和中指弹出去半米之远。

“你确定不要和我在一起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半米之外的烟头火光渐渐熄灭。

“你不喜欢我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仙静过了马路，看着叶幽，即使只隔了一条马路，却仿佛隔了一个世界。

相遇一瞬，衣冠禽兽。

衣冠禽兽

YI GUAN QIN SHOU

“我是妖怪，你怕不怕？”

“不怕，你很漂亮。”

“我是妖，你仍喜欢我吗？”

“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只爱你。”

我是禁锢已久的精灵，我不是你们眼中的瞳灵。我是仇恨的天使，懦弱的魔鬼，除了毁灭和死亡，我一无所是。

春暖花开，你来到我身边。

记得那时，我们还小，你爱唱歌，我爱微笑。

袅袅香烟中看见你来了，我时刻祭奠你，回忆是沼泽，我越陷越深，悔恨到无法呼吸，然后用我的手指，倾泻对你的思念，我已不爱别人，你离开的瞬间，我已和你一起离开。

瞬间相遇的激情，能不能和我共度一生，或者我离开，等很久和你相逢，我消失，你记得。

我不知道我为何而来，为何而去，那一瞬间的激情，得到的是相遇后的漠然忘怀。来来来，我的叶开。让我再看你一眼，和你说，太阳旁边的那片云，是彩色的，我看不见，也无法感觉。去了，我去了，我是一个鬼胎。

“我要变成普通人。”

“做人，反倒不如做妖快乐。”

“我要和我喜欢的人做一世夫妻，我不要孤独百年。”

“两个小时就好，你要等我。”

“山上石头多，你要小心跌到，我要等你一辈子。”

“我爱你。”

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总是悲伤地哭泣，你出现的那些明丽的日子，是我黑暗中的安慰啊，忘记我，因我未存在过。

寂静的佛堂，眼角那滴微不足道的眼泪，是我今生无法与你相爱的证据。

爱情心怀鬼胎

AI QING : XIN HUAN GUI TAI



春天，和你一起践踏草地，夏天，你我静看萤火虫和鬼火共舞，秋天，穿着你送我的毛衣哭泣，冬天，在你温柔的胸膛缝补我灵魂的碎片。在你心中，有这样一个我吗？池塘荷叶叹息你的不在，爱情心怀着鬼胎。

仙静站在不知名的大街上，街灯亮了几盏，几盏没亮，不知是不是怕冷，反正没下雪，这个城市不可能下雪，犹如有人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鬼。

马路对面站着的男人已经走了，五分钟前还在，现在不在。

一瞬间，吹起一股阴冷的风，冷到骨髓。树上的叶子争先恐后地落。

如果是落钞票多好，仙静想。

街灯全亮的时候，枯叶落在肩膀上，虽然她们曾经是嫩绿的却仍免不了变成枯萎的。仙静一动不动在原地，言犹在耳。

“就这样吧，再见。”叶幽说完后把香烟用拇指和中指弹出去半米远。

“你确定不要和我在一起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半米之处的烟头火光渐渐熄灭。

“你不喜欢我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仙静过了马路，看着叶幽，即使只隔了一条马路，却仿佛隔了一个世界。

叶幽也看着仙静，仿佛隔了一个世界，其实却只隔了一条马路。

看了五分钟，确定她不会为情撞车，转头走了。没有回头，他知道仙静不会乞求，她是容易上也容易下的女人，下一个碰见她的男人是幸运的——叶幽从怀里重新拿出一支烟点燃，又起风了，防风的 ZIPPO 让人有安全感，火苗舔上了烟头，尼古丁钻入肺部，一种轻松的后劲从大脑弥漫全身——宛如做完爱后的那种轻松。

仙静看着他远去，久久立在原地。

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，战争、车祸、谋杀、艾滋病……恋爱结束反而显得微不足道，大家都很忙，没有人注意这个小女人的小悲伤，即使安芒知道了，顶多安慰几句道：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。

仙静的心她不明白。

每个人的心别人也不明白。
因为自己的心自己也不明白。



仙静和公司的同事安芒合租一套房。看到这房子的价格，两人像在逛商场看到名牌打折一样眼睛闪着绿光，市中心，两室一厅家具水电全包才五百元一个月。

老天有眼，仙静双手合十。

房东老太太一次收了一年的房租，然后说明年这个时候才会来，两位不要损坏屋内的家具之类。然后似笑非笑地对仙静说：“晚上洗澡的时候不要唱歌。”

仙静很信邪。

安芒也是。

最初找到便宜房子的兴奋绿光也暗淡下来。

“这里死过人吗？”仙静小心地问。

房东老太太点头：“你不用知道太多。”

“果然是死过人的房子，否则怎会这么便宜。”安芒看了看房子，真的很划算。哪里也找不到这样便宜的了。

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房东太太给了她们钥匙。

为了省钱，还是租下来了，穷比鬼更可怕。

收拾好东西后，仙静烧了很多纸元宝，安芒也在地上拜了很久，然后用毛笔写了“淋浴时禁止唱歌”几个大字贴在洗手间门口。

一切平安无事。

安芒很瘦，头发却是出奇的柔顺，脸上的皮肤很白，敷着面膜比女鬼的脸还白。

安芒提醒仙静，二十七岁了，该结婚了。

仙静看着她那白皙的脸蛋，不在乎道：“蠢姑娘，看过冬日恋歌没有，惟珍就是二十八岁遇见李民亨的，我还不到时候。”

安芒不再说话，拿着遥控器准备换台。

仙静抢过来：“喂，给点民主好不好，憨豆先生很好看的。”

“本小姐我在敷面膜，不能看搞笑的节目，否则脸上会有皱纹。”安芒打开抽屉，拿出DVD，封面上写着“僵尸活过界”五个字，“看点严肃的”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全身只有嘴巴在一动一动，像僵尸。

仙静道：“鬼片我怕。”

“怕就上网去泡GG，顺便帮我把手机电池充电。”安芒泡了杯茶安稳地坐在沙发上。

仙静走进安芒的房间，打开电脑，顺便在电板上插上手机充电器。

聊天室里热闹非凡，仙静起的网名就是仙静，反正只是聊聊而已。

仙静进聊天室的时候很低调，挂着名字，看别人聊。

叶幽和她聊天。

“你很懒。”叶幽打着字。

“哪里？”

“我看见你在伸懒腰。”叶幽打字速度很快。

“那是因为我孤独。”仙静莫名打着这几个字。

“你叫仙静？”

“你叫叶幽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对。”

仙静朝客厅看了一眼，安苒正好朝房间看自己的手机是否充电，目光相遇，仙静打了个冷战，做面膜的女人真是比鬼还可怕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叶幽在电脑那头抽着烟，床上的女人已经睡着了，赤裸着身体，被电脑的光照着，迷人光洁。

“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洗澡去了。”仙静伸了个懒腰。

“小心，我在窗外看着你。”叶幽写道，同时点了聊天室另外一个ID叫“寂寞少妇”的名字，写道：“你好，寂寞的少妇。”

“88”仙静没有心情和浪子纠缠，洗澡完了后好好睡觉。

“不要叫我爸爸。”叶幽笑着打字，笑起来坏坏的，牙齿很白。

仙静关了电脑。安苒的面膜已经做完，用的是即撕类型的面膜，垃圾桶里的人脸像在哭泣。电视里的憨豆先生费劲地耍宝。

“不看鬼片了？”仙静手里拿着干净的睡衣准备进洗手间。

“太恶心了。还是看憨豆先生好。”安苒的皮肤吹弹可破。

洗澡的时候，仙静觉得窗外有一双大大的红眼睛在看，只有眼睛。

水很热。

仙静身体发抖。

“该死的叶幽。”仙静咒骂着聊天室里的男人，“早知道不上网了。自己吓自己。”

活人如果有这么多早知道，死人就没那么多，死人没那么多，鬼就没那么多。

安苒拗不过仙静，只能搬着凳子坐在洗手间门口看电视，门打开着，仙静说：“看见有人我心里踏实。”

安苒道：“胆小鬼。”

窗外的红眼睛看着安苒的后脑勺，渐渐消失在窗外……



仙静在公司是小文员，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一样转，众人喜欢使唤她，喜欢使唤这个没有背景的老实人，安芒是经理助理，职位稍高一筹，不过公司最近裁员，人心惶惶。安芒心里惶惶，早知道和经理发展一腿好了，可惜，经理是个女的。

工作，对于穷人来说很重要，尤其是单身在外地的穷人，仙静白天累得手抽筋，晚餐没有吃，留在公司加班。安芒说我先走了你别太晚我先回家，说完留下一阵香气，恰到好处的香。

外卖叫的是楼下餐馆的四川回锅肉饭，油腻，吃了几口就关了饭盒盖扔在旁边的垃圾桶里，继续工作。

仙静朝窗外望，公司在郊外，一片漆黑，显得落寞。窗外并没有可怕的红眼睛，自己的眼睛倒是红了，又干又涩。

晚上十点，反正已经没公共汽车了，等下打车回家，现在先休息一会儿。仙静想。

那封又臭又长的报告书终于整理完毕，顺手打开聊天室的页面，叶幽果然挂在那，点了点他的资料，等级很高，肯定老在上面泡女孩，仙静想。

叶幽点了仙静的名字：“美女，又见到你了。”

“你好。”仙静的肚子饿了，看着垃圾桶里的盒饭，有点后悔。

“吃饭了吗？”

“正在吃。”仙静犹豫着从垃圾桶里拿出饭盒，饭已经凉了，饿的时候谁管那么多，兰草自然香，生于大道旁。她安慰着自己。

反正没人看见。

“别吃了。”

“？”仙静愣住了，眼泪掉下来。

“你在哪里，我要见你。”叶幽的房间空荡荡的，今晚没有女人。

“郊区。”

“位置？”

“云海大厦亮灯的办公室。”仙静想他不会来的，除非他是神经病。

“电话？”

“我在这里等你。等到十一点。”仙静第二次扔了饭盒，因为吃完了，很饱，被饭撑饱后会希望被人来抱。

关了电脑，仙静用最快的速度下楼，拦了出租车回家。

关了电脑，叶幽用最慢的速度走进洗手间拿出家伙，腰略略地弯，马桶里有些淡黄的泡沫，叶幽吹着口哨，这样更爽一点。

安苒在沙发上睡，呼吸均匀，像只懒猫。电视却开着，有时候太安静了反而睡不着，电视嘈杂声声，思绪混乱，睡得反而快。

仙静关好窗户，从床上拿来被子盖在安苒身上。电视还是让它开着，至少这样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。

打开电脑。叶幽还在上面。

“我来了，你不在，云海大厦没有亮灯的房间。”叶幽吐着烟圈。

“你没有来，我等了。”仙静笑着。

很多人，生下来就是天生一对。比如仙静和叶幽，可惜他们彼此并不知情，即使知道，也不一定上床，即使上床，不一定能相爱，即使相爱，不一定能永远，所以，还是不知道好，不知道的时候快乐，知道太多，就有心魔，爱，是心魔。

屏幕上，叶幽的字：“我昨天看见你家老鼠在偷盐吃。”

仙静回道：“我活了二十七岁还不知道老鼠会偷盐。”

“你很聪明。”叶幽道。

“彼此。你不就是想问我年龄吗？提醒你，聪明的人一般都不漂亮。”

“说真的，愿意见面吗？”叶幽今晚的确没有女人，“我明天休息，你呢？”

“加班。”仙静叹了口气，“很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88”

“又叫我爸爸了，乖女儿。”叶幽打完这行字，关了电脑。

偶尔一个人睡睡也是不错的。叶幽躺在床上。

仙静蹲在马桶上，认真地做一件大事。洗手间门外响起慵懒的声音：“要纸吗？”

听起来毛骨悚然，仙静看过一个鬼故事，说的就是在厕所便便的时候会伸出一只血手问你要不要纸，如果说要，那只手就会挖穿人的肚子。不过故事里的那只血手是从马桶里伸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声音……

“安苒！你这个讨厌的家伙！”

“被你臭醒了。今天纸刚用完了，好心提醒你嘛。”

仙静打开门，伸出一只白皙的手。仙静一把拿过卷纸，暗自想：果然是很臭，忘记开排气扇了。

窗外那双红眼睛始终盯着，一眨不眨。

在洗手间时不要看窗户，不知道比知道好。



3

和许多中国人一样，仙静最讨厌的国家是日本，其次是美国。

仙静对安芒说：“他哪都不去，非得去那个鬼地方，日本的盘子那么好刷？”

安芒在床上赖着：“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六，你吵什么吗？”

“你跟石头好好说说，换个国家去刷盘子，我看阿联酋就不错。”仙静开始在厨房忙碌着中餐。

“他自己要去，我有什么办法。”安芒从被子里钻出来开始穿衣服，“一去就是两年，我真想甩了他。”

“得了吧，也就你喜欢那块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。”仙静开始剥洋葱，眼泪刷刷地流。

电话响，安芒接了，肯定是石磊，因为安芒的声音变得温柔无比娇滴滴。

仙静把洋葱丢进沸水里。

有个男朋友真不错，星期六至少有事做。

打完电话，安芒开始洗脸化妆，十五分钟后，风一样出去了，扔下一句话：“今晚我不回来了。你自己在家里，乖。”

仙静庆幸想：还好没放太多的米，否则浪费了。

安芒在楼下喊，听得清楚，因为住在二楼。

“把那个盒子扔下来。”安芒穿着裙子，立在风中，踩着夏天的尾巴，周围的树叶，牢固地被阳光拥抱。

仙静扔下小盒子。

不想生小孩子就用小盒子，仙静在心里说。

开始吃饭，做的是洋葱汤和牛肉咖喱饭，小番茄一盘。照着时尚杂志上做的，看相不错，味道尚可，剩了一大半，这就是生活。

打开电脑，又进聊天室，原来，这就是瘾。

叶幽仍然在。仙静有些生气，这个男人成天都挂在网上，肯定是个花花公子。后又想，这和我仙静有什么关系。

很多人，出现的时候逃不掉，逃掉了，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“你男人呢？”叶幽刚起床。

“分手了。”仙静打了一个嗝，轻描淡写的洋葱味弥漫口腔。

“我行吗？”叶幽敲打着键盘。

“发照片给我看。”

“看了你会爱上我。”

“这是我今天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。”仙静看着窗外的天，星期六的下午，竟然要和一个油嘴滑舌的花花公子度过了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

打开邮箱，仙静的一滴水掉在键盘的空格键上。

叶幽继续打字：“看了吗，别掉口水。”

“如果真是你，还可以。”仙静擦了擦嘴角，看着照片上的男人。五官像漫画般完美。完美得有些不真实，在阳光下的笑看起来坏透了，而身后的银色敞篷车也很漂亮。

“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“那我来了啊。”

“你来吧。”仙静觉得周末放纵一下未尝不可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老实人偶尔坏一下很可爱。（请勿模仿）

“你不问我长的怎样？”仙静试探地问。

“管你呢。不影响我胃口就成。”

门铃响的时候，仙静从猫眼里看了看。

“找谁？”

“你。”

仙静忽然想起一句成语：“引狼入室”。

仙静低头不语，有些羞怯道：“坐吧。”

“这么快就做？”叶幽捏了捏仙静的下巴，“是个美人姐姐。”

仙静红着脸：“我给你倒杯水。”

叶幽倒在沙发上，沙发软软的，身体陷进去很是惬意。叶幽的眼神充满欲望，不过是食欲。

“想吃饭了，有吗？”叶幽像个小小少爷。

“是我中午剩下的，可以吗？”仙静问。

叶幽点头：“我今天早饭都没吃。”

可怜的家伙。仙静心想，走进厨房开始热菜，一边问：“你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没工作。”

“那你吃什么？”仙静走过来，“你爸爸妈妈不管你吗？”

他们死了，飞机失事。我吃保险金和遗产，还吃你的剩饭。叶幽笑得无所谓。饭盛到碗里，碗放到桌上。

“不是要我喂你吧？你几岁了啊。”仙静笑着。

“对啊，就是要你喂。我二十五岁。”叶幽张开嘴。

任性的家伙。

仙静很小心地把汤勺在嘴边吹吹，然后送入叶幽嘴里。

“我要吃牛肉，不吃洋葱。”

“好，再吃一口。”

.....

吃饱了。叶幽舔了舔嘴巴，坏坏地看着仙静：“轮到我喂你了。”

果然是饱暖思淫欲，古人说的话总是有理。

床很大，仙静的床散发着特有的芬芳，混合着体味和牛奶花蜜的味道。叶幽很庆幸自己下午没有去找别的女人，仙静很庆幸石磊把安苒叫走。

窗帘的缝隙跑进几缕阳光，残留的夏花努力绚烂，纠缠的肉体蛇舞着潜行，没有道德的束缚，动物一般地交媾，重复着重复，堕落着堕落，一下一下，一寸一寸，没有人不愿意沉迷肉欲的海洋感官的森林，没有人打扰，没有人听到。

仙静看着叶幽，看得入神。既害怕又渴望。

叶幽喜欢仙静，喜欢她喂他时疼惜的表情，喜欢她成熟的身体和幼稚的大脑，喜欢她柔弱的眼神和柔弱后的坚强。

再快乐的事也有完的时候。

疲惫和空虚再次占据叶幽的大脑，吻了吻仙静的嘴唇：“天黑了。我先去洗澡。”

仙静瘫软，说话的力气也无，摇摇头。

叶幽喜欢水流冲下的一瞬间，从头到脚的舒服。

舒服到想唱歌。唱的是首广告歌，最近才学会：“我们都期待，找到真爱。如果少了爱，世界一片空白。一生的最爱，甜蜜的爱……”就因为这首歌，叶幽买了丰田花冠。好听的歌都是广告歌。

当仙静冲进洗手间想阻止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叶幽有些惊喜：“想一起洗吗？”

仙静坐在洗手间地上，喃喃自语：“没事的，没关系……房东只是吓我。”



4

“晚上不回去可以吗？我饿了。”

仙静平静下来，天黑透了。睡衣薄的像蝉翼：“怎么像个小孩？快把裤子穿上。”

叶幽指了指自己的小弟弟：“你喜欢我还是喜欢它？”

仙静脸红：“我做饭去。”

有油烟，仙静把厨房的门关上，轻微地咳嗽。这咳嗽声让叶幽有错觉，小时候在家。妈妈做饭也这样咳嗽。

走进厨房，饭在电饭煲里静静地焖着，锅里炒着鸡蛋，旁边的青菜在篮子里湿答答地滴水，像委屈含泪的小孩。

米饭的纯白，青菜的嫩绿，鸡蛋的浅黄，猪肉的暗红，相得益彰的美味。

“有酒吗？”

“有。”仙静夹了菜到叶幽碗里。